

他们的笔下有着海的呼吸

□谷频



舟山作家厉敏《群岛叙事》和赵悠燕《银鳞祭》作为舟山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，于日前出版，这是二部完全以海洋海岛和海洋生物作为主题的散文集。

《银鳞祭》横跨四辑，选取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60篇海洋散文。阅读这些散文，我有这样一种体会，即作者笔下的赶海人，“他”的故事绵延不断，角色变幻多端，而最吸引我之处，是作家自成一格的叙述能力，她是使用细节的推手，文风平缓，但充满客观、冷峻与理性，从她的写作状态里生化出来整体氤氲的梦境特质，她擅长于日常生活场景的叙写，从一条鱼，一只螺，一片滩涂，甚至于一个渔村，一位渔老大，使读者在阅读的某个恍惚间，便会滑入精神的冥想。她的散文就像一棵树的根，而诗性的语言就是这个大树长成的花朵。在整部集子里，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在虚与实、显与隐之间闪动的句子，而且现实的画面感特别强烈。如“泛着香气、葱绿相间的海瓜子，让他第一次有了如释重负的愉悦感”（《赶海人》）；“弹涂鱼仰望天空，两只黑色鼓爆的眼睛欲脱额而去。它知道，所有的惊恐和不懈，注定不会化成云烟”（《泥沼间的精灵》）；“他看见，不远处的大海，一只鸟儿迅疾划过水面，腾空而起，它的翅膀上落下点点晶莹的水

珠，迅速融入被夕阳照亮的海面”（《海边的招潮蟹》）。又如“此时，西边日落，如火般的暮光燃烧着他脚下柔软恬静的沙滩。落潮后，他身后的树枝状的浅沟水痕，犹如一幅巨大的抽象画，在夕阳照耀下，闪烁斑斓的亮光”（《海味烟火帖》）。还有“无数带鱼被倾倒下来，在清冷的月光下画出闪亮的弧线，如燃烧的银色火焰。它们来不及感受甲板的滋味，看不到那么多白花花发亮得耀眼的自己。咸涩的海风掠过它瞪大的眼睛，墨色的天空倒映在它湿润的瞳孔里”（《银鳞祭》）。

读悠燕的散文，我们总能被散落在文章中的那些朴素明净、意蕴丰富的审美意象所打动。

洋面、礁岩、海滩、码头、鱼类、渔村等都是我们日常所见的自然景物，但当这些海光水色与作家的情感体悟产生联结后，原本静态的“风物志”便升华为动态的海洋生物“生命史”，成为作家情绪、情感、情思的投射和彰显，正如朱光潜所言：“情感是生生不息的，意象也是生生不息的。换一种情感就是换一种意象，换一种意象就是换一种境界。”赵悠燕善于截取寻常的生活片段，看似司空见惯，实则别开生面，饱含岛屿时光与情感润泽的艺术美感，温暖中掩映着感伤，朴素中蕴含着深情，并与现实本身与人类生存状态、海洋资源保护连贯同构，晕染出场景平和深挚、情感涌动内敛的海岛生活画卷与悠长情思。可以说，用具体可感的事件去挖掘更深蕴的精神形态，作家对故乡和海洋一次次精神世界的融入，这是赵悠燕散文的写作特色与内涵所在。

《群岛叙事》是厉敏出版的第8部文学作

品集。他用自己的特有视角，挖掘舟山群岛蕴藏着的自然风景、人文历史与时代印记，让笔下的岛屿不仅是地理符号，更是在记录海洋文化与社会演进的维度上，有了更深厚的意义。地理是空间的容器，亦是时间的褶皱。厉敏借助于文字去打捞一些被时间遮蔽的岛屿记忆，追寻失落的文化根脉，以此来完成从地理标本到精神坐标的转换。他将日常行走中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与精神思考熔铸为一体，在碎片化的生活流变中，敏锐捕捉自己与这片海洋世界隐秘而坚韧的联结。“一粒盐就是一片大海”。海是盐的“故乡”，取之于海的盐，是大海的精灵，是海岛的魂，浓缩着海岛人民的辛劳与汗水。在第一辑“海中洲”中，他把《从一粒深入岱西》作为文集的首篇，以回望的方式，追溯岱山岛西部万亩盐田的千年变迁，细致展现了沿海地区海盐制作的相关生产工艺、盐民品质和饮食记忆。《群岛叙事》就犹如一部生动的舟山地理人文纪录片，通过一幅幅多彩的镜头，以岱西为起点，将诗性的目光投向更广袤辽阔的舟山群岛，如《崂山的韵味》《秀山岛：波浪之上的家园》《大鹏岛密码》《冬季去东极》《听涛的东沙》《禅意诗韵普陀山》等。他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词语和细腻的描述手法，将自然景观、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，语言质朴而富有感染力。

在叙事手法上，他善于运用时空交织的方法，让过去和现实来回穿插，通过个人记忆来折射岁月的变迁，沉淀复杂的情感。他以日常叙事与生命关怀为核心，将个人经历与时代叙事相结合，以细腻的笔触与共情的视角，以“呈现”的叙事模式，让历史的沧桑感与现

实的质感更趋自然饱满，让地域书写成为承载时代记忆与精神认同的重要载体。同样是写海岛的石头，在《漂洋过海去洋山》中，“石头挤满了这里的每一个空间，统领着这里的所有色调，显示着这个岛屿坚硬的性质”。而在《双合石壁》中，“从村中朝山里走，你竟然进入了石头的内心，你能看到孤零零高高耸立着的石峰、石柱，似乎周围的关系断裂了，只残留着这时间的碎片”。同样是写港口，在《群岛门：港·门·埠》中，“双屿港、东沙港、洋山港……港是海岛的门户，大大小小的船只：渔船、商船、交通船……就像空中飞翔的鸟儿，有时总要飞下来，找到自己的巢穴或者树枝，停在上面歇息”。在《高亭的港》一文中，“五月的港口，拂面的海风逐渐变得温馨。浑黄的海水依旧奔流着，在一些海水的交汇处，海水的颜色发生着奇异的变化，仿佛各色的调料在海里进行着调和”。在作家眼里，历史并不是被隔绝的过去，它是我们此刻站立的另一个维度。每一次对岛屿和生活场景的凝视，都是一次次在疼痛中向内的叩问。风的力量、盐的滋味、海岸物语，还有离岛记忆、海上诗路、蓬莱之境等，这里不仅有宁静祥和的海山风光，更有岛民们质朴的生活与坚韧的精神。

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生养自己的故乡，长久地触摸故乡的万物生灵，就会产生一种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，作家在对故乡的回忆式、乡愁式的书写中沉浸，自然而然地会把自己置身于故乡的地域文化背景之下，熟悉的山川、气候、物产、熟悉的人物、语言、生活场景，熟知的历史、文化、风俗，落笔为群岛叙事的血肉，不断展开文学的想象和叙述，令重新建构的故乡成为文学意义上的“地方”。



心香一瓣

海桐记

□陈斌

去翁山公园南麓散步的时候，正逢春末。挑了个微风和煦的日子，沿着石阶拾级而上，忽然发觉夏意已悄然在枝头渐显。当中一丛灌木尤为抢眼，枝顶冒出一簇簇黄白色的花，那是海桐。它生着倒卵形的叶子，叶缘微微后卷，绕着粗壮的枝干互生。远远看去，很像放大的瑞香。花朵从枝叶间探出头来静静吐蕊，风一过，便是一阵清幽的香。

海桐多群生在海岸边或庭院旁，路边、公园和绿化带里也很常见。绿化带里海桐的枝很密，像要与冬青争个葱茏。据说“海桐”这一名字来自它近海的生长习性，树冠层层叠叠，好似海岸的青桐树。有趣的是，在绿化带里还有一种常被误称为“海桐”的植物，那就是法国冬青。这两种树种分属忍冬科和海桐花科，却很容易让人混淆。法国冬青的花细白而密集，叶革质无光泽，与海桐的清秀殊异，细看便能分辨。

海桐还有几个别名。由于它的花朵繁盛，浓香远播，得名“七里香”，还有一个和海桐性状相近的名字“宝珠香”。也有人叫它“山矾”，

但这个名字很容易与山矾科的常绿树山矾弄混——真正的山矾是山矾科植物，春天开白花，与此不同。

在植物学中，海桐是海桐花科海桐花属的一员，它的园艺品种遍布世界各地，形态各异。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银边海桐了。它生长在庭园的向阳处，枝横展，高一二米，叶缘镶着银白色斑纹，酷似身披银甲的卫士。和其他奇奇怪怪植物名相比，“银边海桐”算是相当形象了。

银边海桐以白边最为常见，另有一些个体叶缘泛黄，或叶面散布各色斑纹，这类通常叫作斑叶海桐。我看到的银边海桐基本都镶白边，叶子上常有光泽。在舟山海边多见纯绿叶的海桐，而园林里用的多是一种镶银边的。海桐广泛分布在海岛各处，从临海湿润的滩涂到海拔颇高的山地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，可以说是一种对环境适应能力很强的植物。

但银边海桐不像普通海桐那样随处可见，现在比以前似乎又更普及了些。斑叶海桐

和海桐一样生长在花坛边、石径旁和草坪里，生长期也相同，长起来密密的一片，叶也是好看的花色。

前些日子我到普陀的大青山拍照。这一带原本是渔村，后来规划成景区，至今仍有旧日石屋留存，颇具古意。舟山还是观海胜地，每年夏季来临前，都有很多人来踏浪。我去的时候春花初谢，新叶刚长出来，附近一片林带里海桐正幽幽吐芳。林带背阴处的一片银边海桐，像给园里点上了一层银光。灰白的叶缘上隐约透出一晕明亮，与簇簇白花相映衬，一派宁静的春末风景。瞅一眼轻轻晃动的黄白小花，晚风静静带起一阵暗香。银边海桐虽是配景，但周边植物依然生长旺盛，看来即使是配景，只要位置得当，也并不妨碍其他植物自在生长。普通海桐是舟山土生土长的乔灌，银边海桐则是很久以前从外地引入，慢慢在海岛繁衍开来的。

近代以来，随着海岛与内陆交流的日益密切，引进的园艺植物大量增加，很多被大家视为寻常之物。不过它们当中也有看上去和

野生植物没什么两样，让你想不到是园林品种的灌木。银边海桐就是其中之一。

我曾在岱山岛见到过一片令人难忘的海桐墙。那是在秀山乡海边小镇附近，我看见一面防风墙满墙满头都是浓绿色，便驻足近前去看看个究竟，发现竟有一树老海桐的粗壮枝干铺满了整面石墙，仿佛从墙缝里长出来的一般。它叶的颜色和普通海桐一样，是光洁的深绿，个头却大很多，应该可以用来遮蔽庭院。几年之后，我又特意在相同的时节去那里走了一遭，老石墙上的海桐枝稀稀落落不复往昔，墙根还留着几段枯干的老枝。

植物的世界自有其盛衰更替，不以人的眷恋为转移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年复一年地与它们重逢。暮春初夏的海岸边，海桐和它的同属近亲们依旧挺立如初。它们只是静静地立在花坛边缘、林带背阴处或是吹着海风的石墙上，待到风一吹过，便再一次荡漾起那阵似曾相识的暗香。一切都平淡如常，却又生生不息。



海边人家

小岛与獐

□周胤铮

我六七岁时，在老家官山岛第一次见到獐，源于一声凄凉的哀鸣“呃、呃”，就像是人被卡了脖子，挣扎着发声。那是从邻居家院子里传出来的。

我循声而去，看到一只通体呈黑黄色的小兽，体型像村里常见的放山羊，模样似鹿，头上没有鹿角，嘴角却多了一对獠牙。那小兽被牢牢绑在木凳上，无法挣脱。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满是惊恐，时不时哀叫几声，腿部还有一处被血染红的伤口，地上血迹斑斑。邻居阿公告诉我说：“它叫山鸡。上山飞快，下山较慢，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捉住的！”

山鸡，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鸡？我壮着胆子，挪步至那小兽身旁，用手轻轻抚摸它的皮毛，感觉毛较细软，皮颇结实，相当顺滑。小兽见我触碰它，挣扎得更厉害了，伤口处又涌出了一些鲜红的血。

夜已深，屋后的菜地里，不时传来“呃、呃”的叫声，像游魂野鬼的哀嚎。我害怕地躲进被窝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外婆起身点亮煤油灯，透过黑漆漆的夜幕，向菜地里望去，叹息道：“又有好几只山鸡，看来，地里的菜又要被糟蹋了。”

第二天，我随外婆去菜地里查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只见半人高的竹篱笆纹丝未动，地里的菜却被踩得乱七八糟。我惊叹于山鸡的弹

跳力，思忖着还得加高篱笆。外婆则一边握紧手中的锄头，一边忿恨地说：“这些可恶的山鸡！”

山鸡生性胆小，天冷时少见其身影，天气转暖时，多会选择在晚上，下山进田地吃农作物，比如三四月份的嫩倭豆、嫩蚕豆，7月份的番薯藤，往往被山鸡啃掉叶和茎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根，还把地踩得乱七八糟，颇令人头疼。

为了对付这些“夜行大盗”，外公外婆用竹竿和渔网将菜地围了起来，试图以更高的网篱笆阻止山鸡跃入菜地。不料，山鸡见网篱笆不如竹篱笆牢固，直接冲撞而入。不过，这般莽撞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有一次，外公去菜地里做农活，看到一只10多斤的小山鸡被渔网缠住，难以脱身，见人过来，愈发挣扎。外公拿来剪刀将渔网剪开，放了小山鸡。

20世纪90年代末，村里开始流行养狗，留守在官山岛的20来户人家，几乎家家都养一两只土狗。那时还没有拴养的习惯，村里的土狗们像街溜子般，成群结队，东游西荡。它们知道各家养的鸡、鸭、鹅、羊动不得，咬了就得挨板子。于是，土狗们就冲野生的山鸡释放捕猎的天性。

土狗们捕猎时，很有团队协作精神，呈散兵线向山林进发。山鸡被吓得四处逃窜，土狗们朝目标猎物迅速缩小包围圈，要么用锋利

的爪牙撕裂山鸡的喉咙，要么将山鸡逼得跳崖而亡。有一回，村里的狗王大黄率众土狗们成功捕杀了一只30多斤重的大山鸡，并将山鸡拖到主人家。

那段时间，土狗们成了山鸡的噩梦，官山岛上的山鸡数量锐减。村里人都说，狗把山鸡都吓跑了。还有一个阿婆说，她在山上砍柴时，看到一只山鸡从山上跑到海边，下水朝秀山岛方向游去，游得可快了！

后来，由于村里的狗数量过多，难免惹是生非，发生些咬伤人、咬死鸡之类的事端，村民开始控制狗的数量，有的还将体型较大的狗用铁链子拴在家里，这才让岛上的山鸡们喘口气，夜晚的菜地里又开始多了些“呃、呃”的哀鸣。

我读小学时，在学校发的《乡土教材》里，发现了“獐”。原来，山鸡就是獐。我仔细瞅着书上的图画，对獐有了更多了解。獐是一种小型的鹿，别名獐子、香獐、河鹿，只有雄獐有獠牙，分布于我国长江沿岸以及朝鲜，栖息在河湖边、低丘和海岛林缘草灌丛处，喜欢独居或成双活动，生性胆小，感觉灵敏，善于隐藏，擅长游泳，人难以近身，主食为杂草嫩叶，多汁而嫩的植物树根、树叶等。最重要的是，獐是“保护动物”！

双休日回官山岛，我立马把这个重要信

息告诉了村里人。后来，村干部也在日常走访中，向村民宣讲“捉山鸡、吃山鸡肉是违法行为”。小学暑假的一天，村里的小伙伴告诉我，他在草丛里发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獐宝宝，还站不稳。我说：“獐是保护动物，咱们把它放生吧，而且獐妈妈找不到自己的孩子，该有多伤心呀！”小伙伴虽然有点不舍，但在考虑一番后，给獐宝宝喂食了些牛奶，将其放回发现獐宝宝的一处芦柴地。

放生归来，小伙伴兴奋地跟我说，我远远地看到半山腰有一只獐往这边瞅，那应该就是獐妈妈啦！

2020年，岱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台《岱山县在养野生动物处置实施方案》，在积极引导、尊重自愿的原则下，全县5家养殖户自愿退出养殖，1家保留养殖，经专家论证，确定在养獐放归野外处置方案，相关乡镇在对养殖场进行现场检疫评估、移交清查和装运后，进行县内属地野外放生。当年共放归成年獐498只、幼年獐154只。2021年，獐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属于严禁猎捕的动物。

看到这一则则保护獐的好消息，我为这群黑黄色小兽感到高兴。相信在各方努力与大家共同守护下，会有越来越多的野生獐窜跳在我们舟山群岛的山林里，与我们共沐一海清风、同拥一片蓝天。